

乱世掌国

平议民国大总统



◎ 帝制崩溃前后的大转折年代

◎ 各路枭雄尽逞英豪 民国终成一局乱世



夏双刃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乱世掌國

平议民国大总统

夏双刃／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世掌国:平议民国大总统/夏双刃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06. 2
ISBN 7-80195-435-1

I. 乱… II. 夏… III. 总统一评传—中国—1911~1928
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9303 号

乱世掌国——平议民国大总统

作 者 夏双刃 著
责任编辑 李昀桥
责任校对 李黎明
版式设计 姜利锐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
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95-435-1/K·90
定 价 28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 言

贾英华

无疑是缘分。得识夏双刃先生,居然是在网上购书。因而,引出了这一篇飞来之“序”。自幼,我生长在北京,自然接触了众多与皇城文化有关的人物。当我在大约小学三四年级时,读到第一部有关晚清人物的书籍,就是裕容龄女士根据亲身经历所撰写的《清宫琐记》。记得,母亲从东四六条口的租书铺借来这部书时,全家人都抢着阅读。无论是星期日还是平日,夜晚的灯光,总是映照着这部并不太厚的书籍。六十年代,在霞光街路东一个院落里——她的住所,见到了裕容龄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。此后,我始终想得到这部书的初版本。

前不久,我在网上购得了这部整整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第一版《清宫琐记》,这使我喜出望外。售书者,就是夏双刃先生。当我与他联系后,才意外得知,他不仅是晚清、民国历史的爱好者,也有刻苦撰写的专著。当我阅读了他在网上发过来其所撰写的《乱世掌国》书稿时,更是感到投缘。

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历史,虽然研究者并不算少,但囿于历史原因,很难在史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。而粗读了夏双刃的这部书后,深感他特别是在引用史料及观点上,有他独特的视点,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。北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,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是一个“走马灯式”的政权更迭。当然,这是一个在皇权垮台之后,陷于迷茫的历史时期。

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北洋时期的七个代表人物,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特点,无论是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,都反映了尖锐的历史嬗变。在这一点上而言,他的这部书,从史料的发掘及研究的角度,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,反映了在目前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,即断代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,青年人不仅不拘泥前人的趋新观点和探索精神,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更况,据我所知,他还是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情形下,他能在工作之余暇,清心寡欲地埋首于故纸堆,探讨历史人物的谜团,毫无疑问是极为可贵的。

从人本角度看,在历史研究中,对于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。因为,一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,常常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。从北洋史来看,这亦是史同一理,颇值得推荐之。或许,读者会从这部书里,透过北洋时期这段历史的各个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走马灯式的“走场”,而从中感悟到那份繁而鲜活的历史。

鉴此,匆匆作此序,聊表对作者和此书的持勉之意。

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于北京

(注:贾英华,晚清研究学者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等系列丛书。)

引言：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

以1928年为界，可将“中华民国”38年的历史分为两段：1928年前，通常被称作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”，国际公认的中国首都在北京；1928年后，则由国民党实行专政，是为南京政府。因此对我们来说，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”更像是隔了一代的历史。

显然，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的。不仅如此，“北洋军阀”其实是国民党的死敌，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才要发动“北伐”去消灭它。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对立，可上溯到民国成立之初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3月，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北洋集团刺杀，引发了“二次革命”，但旋即失败，孙中山等人只好流亡海外。因此，此时的中国，虽有分裂的苗头，却无分裂的事实。但是到了1916年初，梁启超、蔡锷、唐继尧等人为了反对洪宪帝制，发动了护国运动。国民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，并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，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省份站住了脚跟，并终于星火燎原。从此，中国陷入“一国两府”的分裂局面，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。

将这些历史统称为“军阀混战”，原是无可厚非的。只是在军阀混战的背后，另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。首先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，多是从“北洋系”中派生出来的，而“北洋系”可说是袁世凯的禁脔，故袁世凯在世时，军阀混战是不存在的。其次，袁世凯死后，在北洋政府的中央，关于如何结束分裂的问题，被争论得不可开交，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这三位总统要和平统一，段祺瑞和张作霖却力主行武力征服。然而对于北洋集团内部，这几个身居权力巅峰之人，主观上都是排斥军阀混战的，因为他们都自诩为北洋的领袖，而军阀混战即北洋内讧。再次，从1916年到1923年，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有连贯性的，他们和南方军政府一起，为消除分裂局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。

1928年前的民国，前后有过七位“总统”，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五任“总统”（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、曹锟）、一位“执政”（段祺瑞）和一位“陆海军大元帅”（张作霖）。由于赖以产生总统的国会和“约法”屡遭摧残，加之前五任总统无不下场凄惨，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不能也不愿用“总统”之名了，但他们确实都是如假包换的国家元首。

这七个人都已被盖棺论定。除张作霖尚有些评书传奇流传于世之外,其余六人皆被绘上丑角的脸谱,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这是有失公允的。他们身处新旧交驰、天地翻覆的时代,具有后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性。对他们,绝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死。

首先,他们都曾是清朝的臣子,故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派官僚的习气。但在前清,他们又是思想较为进步、实际上也很有作为的臣子。如袁世凯之经略朝鲜和治理直隶,徐世昌之治理东北,都是卓有成效的,在当时都是有口皆碑的。而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冯国璋都是在张之洞、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,是名噪全国的军事人才。至于曹锟和张作霖,一直被认为是两个粗浑的武人,却也在剿平东蒙匪乱的艰苦战争中立下大功。值得一提的是,袁、黎、冯、曹、段,都出身于正规的军人;徐世昌虽是文人,却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要职;只有一个张作霖,出身竟然是“胡匪”,但他们这些东北“胡匪”,却被宋教仁亲切地称作“二十世纪之梁山泊”。

其次,就整体而言,他们是失败者,已被证明不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。但是毫无争议的是,他们都是民国前17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。他们在权力的巅峰,也都不是一事无成的,至少在主观上做了一番努力。有的固然鹰扬跋扈,有的却颇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凉。袁世凯在民国初年,于政治阴谋之外,在经济方面是有一定起色的,因此他那“袁大头”的银元才能如此坚挺。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这三位受制于人的可怜总统,无论出于何种考虑,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和平统一的政策,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。而段祺瑞和张作霖,虽然大体上奉行军事对抗的政策,但是前者通过参加“一战”为中国争取到了少许的外交筹码,而后者最终拒绝与日本继续合作,以至于陪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至于曹锟,虽然是通过贿选才当上总统的,却在任内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宪法,且并无多少证据证明他是一个“昏君”或“暴君”,他的领袖才能还被顾维钧博士在《回忆录》中赞赏不已。何况,曹锟的政治生命,是与吴佩孚牢牢捆绑在一起的,而吴佩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是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。

最后,他们的晚节令人叹赏。这些被指为穷兵黩武的“北洋军阀”,早已被革命的军队打倒,但当他们面对外敌时,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民族气概。冯国璋和黎元洪去世较早,而当他们年轻时,都曾主动刺探过日本的军事情报,以报国需。黎元洪参加甲午海战时,敢于凿船自沉,后来他屡次身处危境,都甘愿成仁,决不有损大义。徐世昌、段祺瑞、曹锟以及吴佩孚,上世纪30年代都陷身于华北,自然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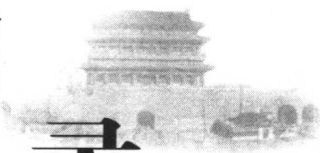
1917年时的中国疆域图

逼利诱，但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。除了段祺瑞被其学生蒋介石接到上海予以保护外，徐、曹、吴都于不久后辞世，而他们的死因，或多或少都与日本人有关。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，更为天下共知。至于袁世凯，虽然复辟帝制，后来窝囊地死去，却留下了两行遗书：“为日本去一大敌，看中国再造共和。”可见其死不瞑目，仍念念不忘外侮。如果我们了解他年轻时在朝鲜的所作所为，就会加深对这句遗言的理解。

综论之，这七位“总统”，都只能说是复杂时代的历史人物，而不能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。中国社会一贯的传统，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，故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，而对声名狼藉的“军阀”不屑一顾。然而，这北洋时代的17年，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，也是一个迥异于民国后22年的“异数”，就这些“总统”的个人情况而言，也同样如此。只有通过他们，才能最充分地了解那个风云惊变、万象峥嵘的大时代。

目

录



序言

贾英华

引言：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

袁世凯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一失足成千古恨 | 002 |
| 二、焚稿从戎 | 006 |
| 三、末代班超 | 010 |
| 四、袁家军 | 017 |
| 五、前后“六君子” | 021 |
| 六、出响马，无战事 | 027 |
| 七、末代宰相 | 029 |
| 八、先入关中者王 | 036 |
| 九、刺客、杀手、连环命案 | 044 |
| 十、民国从此成乱世 | 051 |
| 十一、此“君主”非彼“君主” | 056 |
| 十二、罪在朕躬一人 | 064 |
| 十三、为日本去一大敌 | 070 |

黎元洪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壮士蹈海 | 076 |
| 二、南洋和北洋 | 079 |
| 三、宋江上山 | 083 |
| 四、杀武案 | 092 |
| 五、泥菩萨 | 099 |
| 六、截车夺印 | 106 |

冯国璋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龙、虎、狗 | 114 |
| 二、收顺御林军 | 118 |
| 三、大总统骗人 | 122 |
| 四、“吾家千里驹” | 128 |
| 五、天津会议 | 133 |
| 六、田宅自肥之计 | 139 |

徐世昌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从龙之士 | 144 |
| 二、经略东北 | 147 |
| 三、“文人做总统” | 153 |
| 四、偃武修文 | 159 |
| 五、“渔人”和“菊人” | 165 |
| 六、人间重晚晴 | 170 |

曹锟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漫话“贿选” | 174 |
| 二、曹锟与刘备 | 178 |
| 三、“最大的本钱” | 182 |
| 四、好人不好做 | 188 |
| 五、生前身后名 | 193 |

段祺瑞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“人可死，革绝不能开” | 198 |
| 二、一元钱起家 | 203 |
| 三、三造共和 | 207 |
| 四、府院之争 | 215 |
| 五、“军阀祸国” | 221 |
| 六、徐树铮之死 | 228 |
| 七、亲日派？ | 233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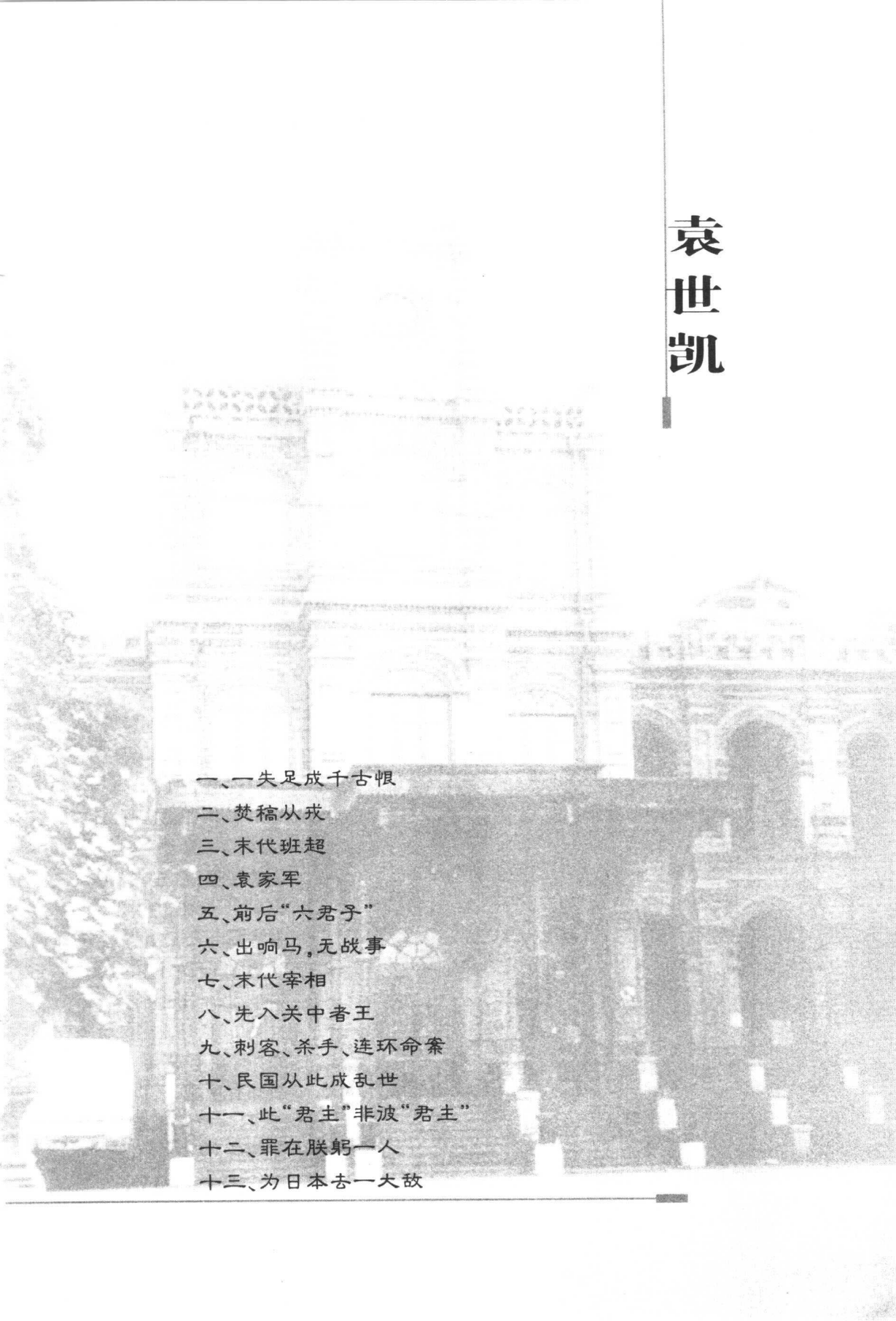
张作霖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“绿林学校” | 240 |
| 二、东北王 | 243 |
| 三、逐鹿中原 | 249 |
| 四、四民主义 | 255 |
| 五、日俄的夹缝 | 262 |
| 六、大帅与小帅 | 269 |

附：本书大事记 273

咏北洋史事十二首（代跋） 280

袁世凯

- 
- 一、一失足成千古恨
 - 二、焚稿从戎
 - 三、末代班超
 - 四、袁家军
 - 五、前后“六君子”
 - 六、出响马,无战事
 - 七、末代宰相
 - 八、先入关中者王
 - 九、刺客、杀手、连环命案
 - 十、民国从此成乱世
 - 十一、此“君主”非彼“君主”
 - 十二、罪在朕躬一人
 - 十三、为日本去一大敌

【一】一失足成千古恨

“中华民国”的30余年，是一个满纸荒唐的乱世，也是一段一把辛酸的恨史。惟其荒唐，实堪供恨！仅民国前10年，就有三件贻笑天下的恨事，一是洪宪帝制，二是张勋复辟，三是曹锟贿选。三件事接踵而至，将年幼的民国摧残得奄奄一息。而洪宪帝制，更是始作俑者。

后人常将袁世凯称帝的这段历史称为“秘史”、“丑剧”、“秘辛”，然回顾历史，终不如“恨史”两字更为贴切！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，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位正式大总统，论意义之重大，古往今来，除了始传家天下的大禹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，还无有能出其右者。古语云：“宁为鸡口，不为牛后”，他竟然抛开这古今第一等的荣耀，去追随尸居余气的帝王遗教，难道不是一件令自己痛悔，也令别人扼腕叹息的恨事吗？

何况，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表现，虽然毁誉参半，毕竟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。

袁世凯的第一件大功劳，便是逼清帝退位，建立民国。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，清廷迅速征调了精锐的北洋军前往征剿。但是北洋军“不知有朝廷，只知有项城（袁世凯）”，故行至孝感前线后，便逡巡不进，老师荫昌莫如



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法选举出来的总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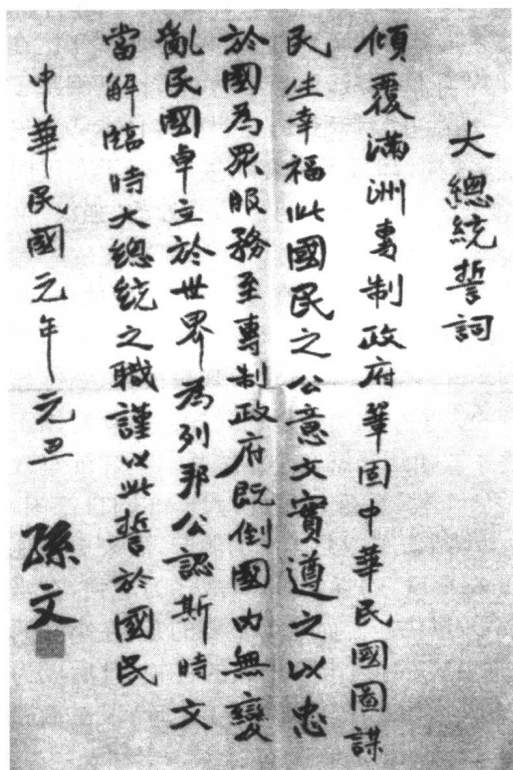


之何。朝廷迫于形势，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。袁世凯方一复出，北洋军即军心大振，一日之内攻克汉口，不久又攻取汉阳，南北双方的战斗力立分高下。如果北洋军继续猛攻，武昌多半是守不住的。但是北洋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，主战的冯国璋被袁世凯撤换，替之以主和(共和)的段祺瑞。这便是袁世凯的“养敌自重”之计，若非其计，清帝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退位，而武昌也不可能如此幸运地保全。

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，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也是倏忽突变的。由于他在戊戌政变时投靠后党，当慈禧太后逝世后，光绪之弟载沣做了摄政王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他只好称病辞官。武昌起义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他由罪臣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。但是由于时间太短，他并未达到历史上王莽、曹操那样大权独揽的地步，因此，他想逼帝去位，决非顺手牵羊那样简单。可是，他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，放任革命党在南方有限地发展，即所谓“养敌自重”，自己则跑到太后跟前痛哭流涕，说革命党如何神通广大，朝廷军饷如何不足云云，先是将内帑的存银挪用一空，等太后感觉无以为继时，又以400万两的“年俸”作

饵诱引太后接受共和，同时又暗示段祺瑞等将领和各驻外使馆发出逼帝退位的通电。就是用这样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手段，他没有在北京城里放一枪一炮，就把江山赚了过来。

当然，他在紫禁城“公关”太后的同时，也与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着紧张的谈判。最终达成共识，即如果他逼清帝去位，即推戴他为民国的大总统。后来虽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，但革命党人并未忘记当初的承诺，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非袁世凯不能鼎定民国，因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70天，



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

便让位给他袁世凯了。但是,革命党人中也有反对他的,如同盟会京津分盟的严伯勋等4人,便曾在北京刺袁而未中。但这次刺杀事件,暴露的恰是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和虚弱。

事实上,袁世凯的“养敌自重”是长期计划,而非一时权宜。他对清朝早就丧失了信心,因此当慈禧太后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他的次子袁克文时,他当即便借故推辞了。而他对革命党人前期在南方的活动也早有注意,认为不可低估;对留学归国的学生,都竭意延揽,如段祺瑞即留德的高材生;对留学生高谈革命自由,也不以为忤,反予以相当器重。等他被摄政王吓回河南老家后,表面隐居耕读,实则与全国的各大政治势力都有来往,其中也不乏革命党人。据说他常赠党人以重金,宣统年间每月必有党人起事,所用资金有很多一部分来自河南袁府。这些秘事,当时革命党中惟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,因此严伯勋等刺杀袁世凯,也实在是一种误会,可谓莽撞。如此,便可解释为何辛亥年间南北谈判时,大多数党人甘心将天下拱手让与袁世凯了。这份建立民国的功劳,他的确该大大记上一笔的。

其实,他在清朝就是极有作为的臣子,其才具朝野共知。他早年随吴长庆远戍朝鲜,后来吴回国,军队交由他负责,前后共驻朝12年。在朝鲜,他不仅整顿了中国驻军的军纪和军威,而且帮助朝鲜国王编练了“镇抚军”;他不仅帮助朝鲜戡平动乱并整顿财政,且两次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。事实上,他在朝鲜大权独揽,却又不强客欺主,类似于东汉时驻节西域的班超。而他生逢清末这样的乱世,与班超所处的“强汉”又不可作同日语。

甲午战争中国战败,袁世凯虽未参与此战,在朝鲜的“历史使命”却不得不宣告结束。但他接下来的表现更加出色,那便是在小站练兵,揭开了中国编练新式军队的序幕。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很大,训练新军,迎头赶上,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。他当初以西式操法帮朝鲜国王编练军队,取得巨大成功,因此才被朝廷选派在小站练兵。新建陆军效法德国军队的建制,分步、炮、马、工程、辎重各兵种,武器亦购自德国,并从德国聘请了10多名教官。小站新军即北洋军的源起,后来更被他训练成一支“不知有朝廷,只知有项城”的袁家军,其战斗力之强,在当时的中国,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才堪仇匹。而尤为重要的是,在小站的这支新军中,诞生了一批能力非凡、又对他十分忠诚的将领,日后成为他鼎定天下的股肱之臣,其代表人物如北洋三杰——王士珍、段祺瑞和冯国璋。

随后,他先后出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。任山东巡抚仅两年,适逢



袁世凯 1912 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，身着的还是清朝陆军将领的制服，佩戴的肩章与领章是一年前刚由清政府颁布的

八国联军之乱，他响应张之洞、李鸿章“东南互保”策略，稳定一省局势，使山东这个义和团的发源地在庚子之乱中居然没有战事，被朝野上下视为奇迹。而他在直隶总督任上，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，赢得朝野交口称赞，便是洋人也啧啧称奇。首先，他通过外交手段使滞留的洋兵撤走，又肃清辖境内的团民剩勇，且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巡警，使天津的治安一跃而为全国之冠。其次，他整顿吏治，改革官场陋习，培养新政人才，一时朝野上下，都称赞北洋用人之善。再次，他兴办官方金融事业，兴办实业，开矿修路，使直隶的近代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此外，他还奏请废除

科举，广兴新式教育，使小学、中学迅速普及于直隶全省，天津则更是发达，且有各类专业学校。总之，他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成就卓著，可见他非但是个“乱世之奸雄”，亦是一个“治世之能臣”。洋人因此对他极感兴趣，其中不乏将他当作“中国政坛之星”的说法，如《纽约时报》就对他进行过专访，跃然纸上的是他开明、开放、勤奋和睿智的健康形象。

他能在军政两方面取得如此成就，还有赖于他处事有道。无论在小站的中军帐还是在天津的总督府，猛将如云，策士如雨，门庭若市，群卿过江；然他绝少使用私人，若有亲戚来求官，一概以自己的俸禄供给月廪。因此，北洋军虽“不知有朝廷，只知有项城”，是不折不扣的“袁家军”，却没有几个姓袁的。而亲近若有作奸犯科者，必严惩不怠。他自作表率，有人劝他入股滦州煤矿、启新洋灰等公司，他回答道：“无诸己

而后非诸人，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，将何以领导别人呢？”当然，他除了能持平之外，还善于笼络，因此当时的豪杰志士，纷纷为其所用，便是曾经仇深似海的梁启超也一度与他鱼雁往还。

治藩、治军、治省乃至治国，无不井井有条，成绩斐然，袁世凯本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人物啊！然而正是因为他这些光荣的过去，才愈加彰显出他后来堕落的可悲。当然，由于他身败名裂，后人对他称帝前的表现，也多一概否定。何况，他还有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、暗杀吴禄贞、刺杀宋教仁等污点，都被认定是不容宽恕的大罪。然而这些罪状，尚有可资商榷或存疑之处，惟有称帝一事不容置喙！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民国这座大山的崛起，他居功至伟；高山就此崩塌，他也是最大的罪人。

然而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功是功，罪是罪，盖棺论定时，可以定他“几分罪，几分功”，却断不能因其有罪，就完全抹煞其功！白香山诗云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历史既然并非仅仅是一个结果，那么功罪又岂能互相抵消呢！

【二】焚稿从戎

袁世凯字慰亭，1859年（咸丰九年）生于河南项城，因此时人多称他为“项城”。袁家本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族，到了道光年间，突然出了许多科甲之士，进士、举人，不一而足。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，不仅中了进士，且曾与曾国藩、李鸿章一起征剿太平军和捻军有功，但官运正隆时寿命不永，终年57岁。甲三的儿子保恒，与李鸿章为同时期的进士，也是李的得力助手之一，后来曾做过翰林院编修，死后有谥。袁世凯的生父保中只是个秀才，生子6人，世凯为第四子，庶出，出生时恰逢袁家人在前线打了胜仗，因取名世凯。

袁家是新近崛起的大家族，宗法力量巨大，先贵者对合族子弟左提右挈是一种义务，而为尊长者的权力更是不容挑战。袁世凯因是庶出，后来虽任直隶总督，但他想把生母刘氏葬入祖坟的正坟，都被其正室所生的二兄世敦断然拒绝，世凯也莫可奈何！而袁家却有一个可怕的传统，即数世以来，大多壮年而逝，最长寿者袁甲三，也不过才活了57岁。这是袁世凯平生的一大恐惧，其后来称帝与此不无关系，但他终究只活了57岁，没能逃过这个宿命。

保中的胞弟保庆是个举人，取妻牛氏，中年才生有一子，与世凯同

岁，但不幸死于襁褓中。恰好世凯的母亲刘氏奶水不足，牛氏便将世凯抱去哺乳，一抱而不能舍。又过了几年，保庆认为自己不会再有儿子，便将世凯过继了过来。随后，世凯便随嗣父宦游山东、江苏。他不甚爱读书，喜欢骑马游玩，虽然才十二三岁，在南京也是一个翩翩公子哥了。他酷爱驯马骑马，能驯服烈马，不过却曾在莫愁湖畔坠马伤足。他怕被嗣父训斥，不敢声张，竟至耽误医治，以至于落下了一点残疾。

他在南京趣事很多，但绝非世人风传的那样花天酒地、胡作非为，试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，又能怎样花天酒地、胡作非为呢？他倒是曾经一时好奇，攀在一家教堂的围墙上窥视西洋女子，被洋人扭住不放，要带回去处置。他情急之下，将那洋人一拳打落在路旁积水之中，逃之夭夭了。诸如此类，不过是孩童心性，皆不足为怪！

不过，从许多小事中，都可看出他的过人之处。他六岁入私塾，塾师王志清是项城有名的孝廉公，见袁世凯天资聪颖，对他期望很高，教导也格外严格，不想却激起了袁世凯的反抗。一日夜间，他捉了百多只萤火虫，揉搓成粉状，涂在脸上扮鬼，将老师吓得卧床数月。他食量惊人，孩提时一餐就可以吃掉 20 个熟鸡蛋和 10 个馒头，但也不见臃肿，有些廉颇斗鸡斤肉的味道，可见其内腑与常人大异。他臂力惊人，在南京时曾从一个和尚习武，体格日益强健，常击打石狮为戏。他虽不爱读书，却常作诗词，如《感事》诗云：

眼前龙虎斗不了，杀气直上千云霄。

我欲向天张巨口，一口吞尽胡天骄。

这当然还不足称作诗，但其气势过人，又非常人可比。又有《雨花台怀古七律》一首，诗云：

我今独上雨花台，万古英雄付劫灰。

谓是孙策破刘处，相传梅销屯兵来。

大江滚滚向东去，寸心郁郁何时开。

只等毛羽一丰满，飞下九天拯鸿哀。

这首比上一首强许多，器宇轩昂，但是文采仍很粗陋，名为七律，实则处处出律。可见他学习确实不够努力。

他 15 岁那年，嗣父保庆歿于南京任上，他与寡母牛氏回到项城，不久生父保中亦死。好在次年，堂叔宝恒从西北回籍省亲，看到他的相貌，听到他的谈吐，认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”，深恐他在项城被耽误前程，便将他带到西北。当时西北的主将是左宗棠，故袁世凯在少年时曾近距离接触过这员名将。左宗棠抗击俄人，收复新疆，立下了班超那样的大功；而袁世凯日后在朝鲜鼎定藩政，驱逐日人，也是一个班超。他们

之间或有忘年的交情或意气的感染，亦未可知。

不论有无受到左宗棠的言传身教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即他在西北军营中，确立了一个新的信念，那便是弃文从武。尽管他尚无足够勇气抛开当时惟一的荣身之径——科举，但他已经爱憎分明。他日后果然以武而隆，至于科举，他则激烈地加以抨击。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，也正是在他的奏章的作用下寿终正寝的。

保恒本人是进士出身，自然希望世凯能走科举举士的正道。不久他调回北京，便延请了几个有名的先生教导世凯，但他的兴趣全不在此，若要读书，也偏喜欢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籍。但这并未影响宝恒对他的喜爱，因为他在办理具体事务时有突出的才能，这不是读书可以取代的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保恒也没能逃脱家族诅咒似的壮年先逝，他便回到原籍，从大家庭中分出一块硕大的家业，开始过天马行空的不羁日子。他既然喜欢作诗，便出资组织了“丽泽山房”和“勿欺山房”文社，因东道主的缘故被推戴为社长，远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他的名头。淮宁县有一个穷书生叫徐世昌，也慕名而来，二人一见如故，执掌聊灯，尤其是对于废除科举等问题，谈得十分投机。在那个时代，也算是两个“愤青”了，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真正地反抗科举，反有点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的意思！后来，徐世昌还是要上京赶考，袁世凯则赠以路费。多年后，袁世凯拿了一笔钱到北京捐官，不久便挥霍一空，多亏已中进士的徐世昌资助，才得以回到项城老家。

期间，袁世凯遵从父辈的遗训，参加了两次乡试，都铩羽而归。作为项城的文社社长、“文坛盟主”的子侄，却不能中举，此情何以堪！何况保恒逝世前，还殷切希望他能中个解元呢！他盛怒之下，乃将过去所作诗文悉数付之一炬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大丈夫当效命疆场，安内攘外，乌能齷齪久困笔砚间，自误光阴耶？”这一年，他22岁。

他在“投笔”之后、“从戎”之前，实际上有两段小插曲。由于他优游太久，对“从戎”这样艰苦的事情，一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先是带了生母和嗣母的私房钱，到北京活动干系，想捐个中书的官职。不想一到京城，声色犬马欲拒还迎，最终被赌棍将钱财骗光，若非徐世昌的资助，连项城都要回不去了。从此，他对赌博深恶痛绝。后来，他又到上海去闯世界，大概是想“下海”经商，但始终没有成就。独自住在客栈里，不免寂寞，经常流连娼寮。后来结识了一个姑苏名妓沈小姐，情感甚笃。不意这沈小姐竟是个“巨眼识穷途”的红拂女，献出了自己的百宝箱钱，鼓励他北上从军。临别时，美人摆酒相送，表示会自赎其身，等郎君归来。他大为感动，指天誓日，洒泪而别。后来，